

# 石達開風掃落葉定江西

王成聖

## ——八談石達開

### 羅澤南死裏求生記

咸豐五年九月到六年二月的翼王入贛之役，根據石達開所定的戰略，本來還不想打到江西去的，湘軍水陸兩師大敗大潰，小敗小散，剩下那點殘餘之衆，並不放在石達開的心上；曾國藩飽受白眼，日處愁城，他也無須一舉而破之，將這湘軍首領抓來殺了。石達開鄂南大勝，大舉入湘，他的着眼點乃是直下湘南，一方面徹底摧毀湘軍的根據地，免得讓曾國藩的湘勇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！」另一方面，則爲會合白廣東北上的三合會大軍，那一支以洪門弟兄爲骨幹而組成的民間反清武力，北上入湘的一支，人數多達數萬，而且戰志昂揚，馬肥人壯，確是一支可以派大用場的勁旅。

所以，鄂南大捷以後，石達開準備親率大軍，由鄂南通城，直薄湖北平江，而派國宗章俊率部兩萬餘人，自紙坊開蒲圻，進軍羊樓峒，攔住江西方面來的清兵援軍，達成任務，再南下岳州，平江岳州二支人馬，分兩條平行線繼續南進。

霉運未脫的羅澤南，方經鄂南慘敗，他一退便退到了羊樓峒，恰好是石、韋二軍平行線的正中間，突出於一點。羊樓峒係湖北鄂南的第一要隘，就在湘鄂兩省的交界線上，山高林密，險阻重重，自古以來號稱天險，縱有千軍萬馬，也是急切難取，因此當章俊在九月二十六日，揮師仰攻，羅澤南便對他的部下講：

「退一步即無葬身之地，我們唯有在此決一死戰！」

死戰！」

那日羅澤南親率李續賓、劉蓉、唐訓方、普承堯諸將，分兵迎拒，這一仗章俊粗心大意，不審地勢，因而遭受小挫，損兵一千多人。結果是退回原處。當時石達開的隊伍，已經攻抵平江城下，也遭到當地鄉勇奮力抵抗，他聽到章俊失利，便抽調了三千餘人馬，趕到羊樓峒去助陣。

平江城攻城戰打了三天，十月初五，翼王大獲全勝，將指揮鄉勇抗拒的知縣李源溶，一刀斬於馬下，然後揮師入城。這時候，他又聽到初三日章俊三路攻打羊樓峒，功敗垂成，又折了兩千多人，石達開聞訊眉頭一皺，再撥四千人去支援國宗章俊。

石達開爲什麼不親自赴援？乍看起來這是很重大的一項錯誤，同時也是極微妙的一件事，其實則自有其必然的原因。首先是石達開高估了章俊，章俊是北王韋昌輝的胞弟，原名章志俊，又稱韋十二，當時他被洪秀全封爲「國宗」，驍勇善戰，是一員方面大將，曾經三下武昌，而在太平軍中有「韋國宗三下武昌城」的豪語。在石達開想來，羅澤南總共只有五千多人，而且方經大敗，尤其位置於太平軍兩路大軍的夾縫之中，全無獲援的希望，羊樓峒地勢險峻，自己已經兩度撥調七、八千人馬赴援章俊，豈有殲滅不了羅澤南的道理？殊不知「因獸猶聞，哀軍死戰」，羅澤南置之死地而後生，而章俊則在此一役中，一敗再敗，竟被胡林翼自嘉魚而來，和羅澤南兩路夾攻，於是章俊先勝後敗，卒至退回武昌，使石

達開平定湘鄂兩省的勝算，一變而爲計劃粉碎，武昌反被包圍，這真不是任何人始料所可及的。

### 三合會徒千里來歸

另外一層更重要的原因，是石達開在揚鞭揮師進平江城的時候，即已獲得情報：自廣東北上的三合會葛耀明、陳壽、周培春等部，臨時改變了方向，從江西的安福北來，正在逼近分宜、袁州一帶，石達開對這幾萬人馬看得很重，他急於趕去接應。

石達開這一個臨時決定，對於清軍方面而言，一方面是網開一面，救了羅澤南的一條性命，另一方面則活該曾國藩倒霉，彷彿命中註定，這一次翼王南征本來志不在他，却由於三合會軍改變行程，引了石達開東來，又讓他吃了一大虧，差點兒性命不保。

是什麼原因使石達開過份看重葛耀明所率領的這一股紅軍？（廣東廣西的三合會徒衆，響應太平軍舉義，俗稱：「紅頭賊之亂」，所以清軍和清朝的官方書，都稱他們爲「紅巾賊」或「紅軍」，對官兵及壯勇，則稱之爲「白軍」），答案是一個「信」字，石達開確是言忠信，行篤敬的君子人，因爲葛耀明等人的率衆北上，即是奉了石達開的「詔令」。

照說，太平軍和三合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，太平軍起義之初，會黨確曾響應，但是由於會黨軍紀敗壞，使太平軍首領深惡痛絕。洪秀全爲此還曾發表聲明，特地指出兩者之間的不同，他

並且嚴格規定，凡是會黨中人參與太平軍者，必須崇奉上帝教，恪守教規，不許姦淫擄掠，燒殺搶劫。但是，太平軍的順利推進和聲勢浩大，使會黨中人大為振奮，於是紛紛揭竿而起，高舉義旗，即在廣東一省，即已匯合而成十餘大股，攻城略地，佔據州府，因而引起兩廣總督葉名琛施以鐵腕，殘酷報復，根據當時外國人的記載，清軍肆虐，廣東全省幾同黑暗地獄。葉名琛屠殺廣東人，據「葉名琛浮海記」（西人庫克著 W. Cook: Yeh's Portrait）中他的自供：「……他（指葉名琛）一笑一聲說：他曾殺了十萬男女。他又自炫的說道：如果包括他下令毀滅的村鎮在內，當四倍於十萬之數！而他猶以未能鏟絕全部根苗為憾。」日本人平山周在他的「中國秘密會社史」一書中則謂：「……日殺七八千人為率，或殺之，或生剝之，廣東生靈之傷於官軍之手，百餘萬人！」英國人施加斯在他的「旅華十二人」一書中，記載當時他在廣州親眼目睹的慘況，他說：

「送去裝載首級之竹簍不敷用，因此清官決定只割下右耳，葉總督葉名琛（注意：這些被殺者多為無辜良民，不是叛黨）。……叛黨所佔據的城鎮，官兵一概焚燬，遍地瓦礫，一片荒涼，目不忍觀。所遺人民，無衣無食，厥狀至慘，爭向吾人告以官軍暴行，有些人兩耳全被割去報功。」這位施加斯先生十分憤慨的說：

「清軍殘民以逞，滅絕人性，我們行將見中國會再起革命的！」

葛耀明（綽號高佬藤），周培春（又名周春，又名豆皮春），和陳壽的這一股三合會紅軍，係於咸豐四年（公元一八五四）的時候，在廣東樂昌起義，會合了好幾千人，攻佔樂昌、乳源，當他們攻打韶州府城，屢戰不下，便得了石達開的詔令，命他們北上入湘。

## 石達開麾下將錄

結果是他們在宜章、郴州吃了敗仗，徘徊數月，咸豐六年九月，方始斜出茶陵，進入江西，九月十三日克永新，廿六日佔永福，三十日大敗贛州總兵阿隆阿於永福附近。便在這時，石達開得到情報，趕緊於十月十五日一脚踏入江西省境，急來接應。一直到十一月初一，石達開進駐新昌，這幾萬「紅軍」方始跟翼王的大軍會合。翼王入贛，大有雷霆萬鈞之勢，他親率三萬雄師，環侍左右，盡是能征慣戰的大將，如「護天豫」胡以晃，廣西平南縣八洞花洲山的大地主，一方豪富，他家的田產，每年可收租穀十餘萬擔，四兄弟，以賜、以晃、以暉、以昭，唯以晃是武生員，他平時慷慨豪爽，仗義疏財，大有俠士之風。

胡以晃在太平天國穩坐第八把交椅，位置僅次於洪、馮、楊、蕭、韋、石、和燕王秦日綱。金田起義時他任春官正丞相，石達開攻下金陵，太平天國定鼎天京，胡以晃便先封「護天侯」，後封「豫王」，後來因事削去王號改封「護天豫」。他跟太平天國諸首領結識的經過，說來頗富傳奇意味。

胡以晃家的田產橫跨平南、桂平兩縣，因此這位大老爺經常在兩縣往來，一日，他到了桂平，剛好碰到洪秀全和馮雲山兩個在傳上帝教，公然拆毀了佛像，鬧得當地人士為之大譁，紛紛喊打，正在不可開交，胡以晃路過，排開眾人，問明原委，於是挺身而出，為洪、馮二人排解，但見他一聲叱喝，羣情洶湧的眾人便相顧駭然，紛紛散去。這一下，使得洪秀全和馮雲山如逢大赦，喜之不勝，向胡以晃再三拜謝而去。移時間問當地百姓，方始曉得胡以晃財雄勢大，獨霸一方，於是竭盡所能的在他跟前下工夫，終於使胡以晃推心置腹，衷誠合作，成為太平天國的首義元勳。

自從胡以晃參加金田起義之後，胡家四兄弟分道揚鑣，各行其是，老大以賜和老三以暉株守

家園，保住偌大的家財，老二封王，老四以昭便跟着二哥以晃為太平軍萬里轉戰，這位四少爺向有「四王爺」之稱，他蓄有一匹駿馬，尤有一名天生異稟的馬快，身手矯捷，健步如飛，不論馬跑得多快，他準可飛步跟上。

石達開入贛所率的第二員大將是「衛天侯」黃玉崑，黃玉崑本來姓王，因為避諱，改姓黃了。他是廣西桂平縣白沙鄉人，個子很高，背有點駝，眉毛濃黑，鼻子大，他讀過些年書，頗能舞文弄墨，當過訟師，經常出入公門，結交官府。他是白沙鄉一帶拜上帝教的首領，又是太平諸王中唯一的老長輩，因為他是石達開的老丈人，所以他從「太平禮制」稱為「翼貴丈」，後來封為衛天侯，不過他自始至終，一直是石達開這位乘龍快婿的麾下大將。

## 賴裕新又號賴剝皮

春官丞相張遂謀，是石達開麾下的第四員大將。又有第五員大將會錦謙，廣西博白人，素來是石達開的愛將，這人身材瘦弱矮小，寬額隆額，鼻子大，下巴尖，有髭無髯，金田起義時他便官拜軍師，金陵定鼎後又陞任「夏官又副丞相」。

翼王石達開還有他的第六員大將賴裕新，綽號賴剝皮，當時官拜檢點，此人的事迹前文已有敘說，此處當不再贅。不過太平天國的官制和軍制已經提過很多，在此似乎應該加以解說，以使讀者有所瞭解。太平天國的官制軍政合一，由上而下的階層，自以天王為至尊，天王之下即為正軍師，是為中軍主將，下轄御林侍衛，那是天王的衛隊，正統編制下分為前、後、左、右四軍，前軍主將的頭銜是又正軍師，後軍主將曰副軍師，左軍主將仍其名，右軍主將便叫做又副軍師。

四軍主將之下曰丞相，再往下數，官銜則為檢點、指揮、將軍、統制、監軍和軍帥，太平軍的編制，以軍帥的部屬為基本單位，一位軍帥下

轄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中五個營，每營二千六百二十五人，軍師所部共為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人。營的長官曰師帥，各轄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中五個旅帥，每一旅帥各轄五百二十五人。旅帥之下是一二三四五，五卒長，每一卒長管一百另四人，卒長下轄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名「兩司馬」，每一位兩司馬各轄二十五人，兩司馬之下分「剛強、勇敢、雄猛、果毅、威武」五個伍長，每一伍長連他自己共帶五個人，伍長之下的四名聖兵，又是各有名號：曰衝鋒兵、破敵兵、制勝兵、和奏捷兵，這便是太平軍制軍的大略。

## 天國軍制及其官銜

像這樣的軍制，稱號原已複雜，再加上地域性的區分，便愈見繁冗，舉一個例，譬如說是有「一支太平軍的番號，簡稱為：『太平廣東花縣炎旗後營前壹東剛強破敵聖兵』，經過翻譯，又將化成『太平天國、廣東省、花縣、炎旗軍師麾下，後營、前旅帥所轄，東「兩司馬」所部的「剛強」伍，破敵聖兵。』

番號排列，原已龐雜歧異，可是，往後兵員日多，組織擴大，統率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的軍帥越來越少，部隊人數成幾何級數增加，連最高軍事單位的軍帥都要編號了，於是軍帥便編成「炎、水、木、金、土」，乃至往後增列的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陸……，為什麼不稱「金木水火土」？正因為太平天國要避「火」字諱，因此改火為炎。

以軍帥為作戰單位，再往上面推算，軍帥之上有監軍，彷彿現代的軍長（如以軍帥統率一萬三千多人略同一師的話），那麼，監軍之上的總制，便等於時今的軍團司令，總制之上又有將軍，約同集團軍總司令，再上還有指揮，依稀抗戰時期的戰區司令長官，指揮的上級還有檢點，那便是方面主將，檢點之上有丞相，幾同陸、海、空軍總司令，再其上曰主將，簡直便是大元帥了。

翼王石達開，是在咸豐五年十月十五那天入贛的，他進入江西省境，便在義寧州（現稱修水）馬坳地方，先聲奪人，打了一場勝仗。時有贛南鎮總兵劉開泰，帶着他的兒子劉以亨，設防於義寧馬坳之間，企圖阻擋翼王石達開的去路。劉以亨雖督當軍，不自量力，於是首當其衝，雙方接仗，便被石達開一舉擊潰。甘為滿清盡其愚忠的劉開泰，劉以亨兩父子，苦苦纏圍大發神威的石達開，不及十個回合，便被石達開連揮兩刀，雙雙斬於馬下。

## 到了湖南轉個大彎

石達開在十一月初一揮師南下，方到新昌（今宜豐縣），由於葛耀明、陳壽、周培春等一路推展得快，在此即與翼王大軍會合，當時，三合會的紅軍約為翼王大軍的兩三倍，數達六七萬人，他們對於翼王，敬之有如神明，而翼王則以其明快果決的手段，決定一面作戰，一面組訓。他親率這十萬大軍，一路馬不停蹄，佔上高，進圖贛南，初十又派賴裕新帶了三合會的大隊，擊潰了平江勇，一舉攻克瑞昌府（今稱高安），同一天，胡其相下新喻，十一日，胡以晃和翼王的老丈人黃玉崑、張遂謀進佔臨江府（今之清江），十三日張遂謀奪了南昌外圍的要隘樟樹鎮，十五日胡其相也得了峽江，單獨作戰的三合會王義朝部居然拿下了泰和，石達開這十萬大軍竟是分爲南北兩線作戰，而且所向無敵，勢同破竹。

這其間最難能可貴的一點，——三合會徒本來是烏合之衆，石達開收編六七萬人的「一支隊伍」，納入麾下，似乎連編組都無須乎考慮，一上來便運用調遣，指揮自如，這在中外戰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，他所憑恃的只有個人的威望，六七萬三合會徒對於他堅定的信心。再則，他實在是違背了天王洪秀全的嚴格規定，就三合會徒來說，則是獲得了石達開的尊重與信任，因為，他不僅

人所難，照天王的規定使他們接受天朝的宗教，及其獨特的軍事訓練，軍隊編制，他將三合會徒視同一支友軍，讓他們保持自己的本質，編組和旗號，一切的一切，悉仍其舊，祇是有一點，他要求三合會軍維持良好的軍風紀，以取得老百姓的支持，他請三合會徒在這一方面，向太平天國軍的弟兄們看齊。

純粹是以威望服人，三合會徒自動檢點約束他們的行為，他們變成軍紀良好，作戰饒勇，素質幾與太平軍相若的一支大部隊。這太平軍的友脈被當時人稱作「花旗」，清兵則喊他們做「潮匪」。由於石達開的祖上原是客家人，他能說「客話」，六七萬「潮匪」對他極為親切，他們心底下說：翼王原是我们的同鄉。

當石達開入贛南下接應三合會徒，困守南昌的曾國藩呼了一口氣，石達開着眼於這支六七萬人的大軍，無異使他的當面解除了嚴重威脅。任何人都會跟曾國藩一樣的想，——石達開一定會入贛西南建立一處根據地，將兩三倍於他的「潮匪」整補編練，這件繁雜的工作，需要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。因此，他以為南昌的局勢，暫時可獲安定，殊不知石達開收編六七萬大軍，出之以道義的結合，根本就不花時間，他的部衆號稱十萬，不旋踵便將南昌外圍的各據點，一一攻克，使南昌孤立，然後步步進逼，即將兵臨南昌城下。這迅雷不及掩耳之變，使曾國藩驚恐萬分，走頭無路，到十一月十六日，翼王開始下總攻擊令，命胡以晃、黃玉崑向西，張遂謀、曾錦謙向南，大軍分兩路攻城略地，自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，連克萬載、新淦、奉新、分宜、袁州、吉水、吉安、永豐、萍鄉、德安諸名城，贛北贛中大半已入翼軍的掌握，到這時候，南昌業已陷於三面包圍之中。

## 曾國藩沉不住氣了

曾國藩四面楚歌，欲哭無淚，他向湖南巡撫



駱秉章求援，又急急奏報朝廷，要求將羅澤南正任圍攻武昌的一支軍隊，調回江西，他的奏摺中情詞迫切，實有燃眉之急，其中頗有曾文正「沉不住氣」的意味，譬如，內中便有這麼樣的警句：

「與其頓兵堅城，攻遙遙無期之湖北，又不如移師腹地，救發將殆之江西。」

結果是，清廷並未採納曾國藩的「迫切呼籲」，因為在事實上，武昌羅澤南的部隊，「遠水不救近火」，以當時的形勢而論，沒有三萬五萬的大隊伍，援贛之舉，必定徒勞無功。翼王以雷霆萬鈞之勢進迫南昌，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」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都認為曾國藩這次必然是垮定了。

萬箭攢心，希望斷絕的曾國藩，唯有自力更生，急謀自救，他調正在九江附近的副將周鳳山，命他率領全部人馬，星夜馳援南昌。十二月十七日周鳳山拔營南下，守九江的太平軍林啓榮便狠狠的咬了他一口，林啓榮開城出擊，統帥曾國藩的一員大將，千總呂國恩。周鳳山一路且戰且走，付出了重大的代價，方始狼狽萬分的進了南昌危城。曾國藩明明曉得，多這一支人馬不過壯壯大家的膽，實際上還是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。滿城軍民，人心惶惶，正在生死存亡關頭，曾國藩驀地喜出望外，感激涕零，原來，令他萬萬無法想到的：有兩支救兵，自天而降。

一支救兵是老朋友駱秉章派來的，駱秉章坐鎮長沙，由於石達開突然轉向，因而倖免於難，他接到曾國藩的告急文書，立即邀見即選江西補用知府劉長佑，他請劉長佑擔任「總統」，統率他自己的楚勇，再加上同知蕭啓江的老湘營，而以老湘營出瀏陽，楚勇出醴陵，分兩路援贛。消息傳到南昌，曾國藩頓手稱慶，頓呼駱秉章够朋友不已。有兩路兵馬騷擾翼王大軍的後路，南昌危急的局面，便可以緩和得多了。

另一支救兵則祇有彭玉麟一個人，一日，曾

國藩在南昌的行轅，忽有一位窮衣百結的乞丐求見，司閽將他領入二堂，曾國藩一看之下，不禁愕然，幾疑自己看花了眼，因為這位乞丐竟是湘軍道員，曾任水師統領的彭玉麟。

### 彭玉麟討飯入江西

彭玉麟在湖南衡州，聽到曾國藩被困南昌的消息，他屏去侍從，穿上一身襤褸的衣裳，進入贛境以後，便開始徒步乞食，沿途經過幾十處太平軍的關卡，居然不曾被人發覺。因此，當他千里迢迢，兩足重繭的到達南昌，他的忠義俠勇，不但使曾國藩感動得為之泣下，而且使南昌孤軍，同申欽敬，士氣也因之一振。

彭玉麟是咸豐五年十二月從衡陽動身的，到當月廿八日，方始抵達南昌，他隻身來援，不曾為南昌孤城添一萬雄兵。這裏頭有一層緣故，因為翼王石達開入贛，是從陸路而來，他沒有攜帶水軍，而南昌城裏倒有一支水師，却是統領又不得其人。

於是，彭玉麟抵達南昌六天後，咸豐六年正月初四，他便親督內湖水師，沿贛江南下樟樹鎮出擊。

樟樹鎮又名清江鎮，築有城池，明朝王陽明（守仁）討宸濠之役，便自吉安會師於此，它在贛江東岸，當水陸之要衝，形勢極險。曾國藩對這地方有兩句極充當的形容：「兩岸之關鍵，省城之咽喉。」

所以，彭玉麟之冒險以水師出擊樟樹，在戰略上是完全正確，同時亦為情勢所必要。他能够攻克樟樹，然後堅守，南昌的危局便解開了一半。事實上，他自正月初四到初九，一連六天之內，確曾連戰連捷。太平軍的陸軍無法抵禦清軍水師的銃炮轟擊，傷亡不少，可是，彭玉麟只能說阻過了石達開的攻勢，他沒有部隊派到陸上去把樟樹鎮加以佔領。

有這五天的緩衝，彭玉麟可謂曾國藩南昌被

困之役中，第一個救命恩人。由於他這一水師轉戰各方，拼力堵擊，才使石達開拔南昌城的攻勢為之展緩。到了正月二十三日，劉長佑部從長沙出發，他又拉入了都司田興恕的虎威勇，和守備黃清三的祁陽勇。這是曾國藩服役第二個救命恩人駱秉章派來的援軍。

### 翼王死敵駱俊登場

駱秉章原名駱俊，以字行，改字韻門，係於乾隆五十七年生於廣東花縣，（公元一七九二）道光十二年成進士，已經四十歲了。當過御史，給事中，奉天府丞，貴州布政使，道光三十年升任湖南巡撫，咸豐元年太平天國役作，他和曾國藩一同練兵籌餉，內守外攻，成為湖南的重鎮，咸豐十年調四川總督，石達開便死在他的手上。

駱秉章和洪秀全是廣東花縣小同鄉，因此清人筆記中有這麼一則有趣的故老傳說，說是駱秉章和洪秀全同一個私塾讀書，洪秀全常常說是：「我將來長大了，一定要造反！」而駱秉章喜歡跟他抬槓，每每針鋒相對的說：

「你造反，我必定救平你的叛亂！」洪秀全向來瞧不起駱秉章，便反唇相譏的道：

「就憑你，平得了我造反嗎？」

駱秉章答曰：「我或許不能，不過，我會保舉強有力者代我。」

後來洪秀全果然造了反，而駱秉章則坐鎮湖南，練湘軍，平亂事，當時中興名將，幾乎多半出於駱秉章的保舉，因此筆記家振振有詞的說：「這兩個人的預言都說中了。」

事實則恐怕不然，因為洪秀全生於西曆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，駱秉章要比他大二十二歲，同學的說法，顯然並無可能。

曾有人云：湘軍創始之初，曾國藩在湖南巡撫衙門走動，駱秉章則「如鄉里老儒，粥粥無能」，起先跟曾國藩還並不合作，另一方面駱秉章又有個遇事擅專，詞旨亢厲，處處令人難堪的幕友左宗棠，而曾國藩居然能跟這兩個南轅北轍的人相處甚歡，合作到底，可見他知人善任，用人唯才，不計個人恩怨，利害得失，實具有天生的領袖才具。這話倒確實說得不錯。

## 遇事掣肘破口謾罵

但是，若予細細評語，則曾國藩不過能容左宗棠，駱秉章却是進而能用左季高（左宗棠的號）。道光三十年駱秉章升任湖南巡撫，左宗棠係以在籍舉人的身份，擔任駱秉章前任張亮基的幕友，張公既去，駱公照樣的敬以賓禮，留他佐幕府，專任軍事方面的公務。因此，左宗棠和曾國藩接觸的機會，相當的多。

史家多稱駱秉章「休休有容之度」，那是事實，當年，駱秉章年屆花甲，是名進士，是湖南巡撫，左宗棠則四十歲，是在籍舉人，是巡撫的幕友。然而，巡撫大人公餘之暇，到左宗棠他們一般幕友的辦公室去走走，碰見左宗棠在跟三兩幕賓，高談闊論，證據古今，他便悄悄的往旁邊一坐，洗耳恭聽，而左宗棠居然也不送不迎，由駱秉章自來自去，彷彿不會看見一樣。

專制時代，衙門裏發送奏摺出去，照例要在轅門放砲，表示官員敬祇恭送。有一天，駱秉章正在撫臺衙門簽押房裏，忽然聽見轅門砲響，他四顧茫然的問：

「我並沒有奏摺呈遞呀，好端端的放什麼砲？」

駱秉章的左右，一聲冷笑的答道：

「大人當然沒有奏摺，這是左師爺在替大人發送軍報奏摺呀！」

駱秉章悶聲不響，過了些時，他好奇的問：「倒不知左師爺替我奏報了些什麼？你們去

問他把摺稿借來看看，即刻奉還，好嗎？」駱秉章對於左宗棠，信任到這種程度，固屬古今中外官場所罕有；而左宗棠的越權擅專，能到此一地步，更是令人駭然。

因此，湖南人戲稱左宗棠是「左都御史」，這個名銜之由來，是因為駱秉章本人不過掛的是「右副都御史」的銜，亦即戲言左宗棠的權勢，尚且高過他的東家巡撫大人哩。

以上所述，是為駱秉章和左宗棠相處的情形。

至於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兩者之間呢，「曾左交惡」，若干年來言之鑿鑿，其實，那還是指破金陵，救平太平天國以後的事，殊不知咸豐初年，督練湘軍，曾左共事之初，兩人即已時生齟齬。當曾國藩江西敗績，丁外艱奔喪回籍，朝野議論，對他頗不謂然。左宗棠尤其破口大罵，肆意詆譭，一時長沙省城，翕然從之，因此，罵聲不絕於耳，都說曾國藩強不知兵以為察察甚明，斥他罪送了這麼許多湖南子弟，全軍盡墨，還有何面目再親三湘父老？曾國藩原已內疚在心，竟被罵出了失眠重症，夜夜不能安枕，他請長沙名醫曹鏡初看病，偏偏這位曹醫生藉他的病還要罵他，把過了脈，冷風熱嘲的說：

「該責可醫身病，黃老可醫心病！」

意思是說閣下最好做行黃老之道，無為而治，少出點頭來多管閑事吧。

實在把曾國藩罵惱火了，他便寫信給胡林翼，大發其牢騷：

「季高（左宗棠的號）遇事掣肘，侈口謾罵。」

因而他說，他要效法「王小二過年，永不說話」的辦法，加以抵制。

## 一以盛氣一以詠諧

左宗棠始終盛氣凌人，天長日久，曾國藩一忍再忍，罵疲了，曾國藩便以詠諧對付。有一次

，左宗棠給曾國藩一道咨文，盛責他用人不當，極是荒謬，言詞間使曾國藩過於難堪，於是曾國藩便回了他這麼一封滑稽梯突，嘻笑怒罵的信，信上說：

「昔富將軍咨唐義渠中丞云：『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！』閣下博學多才，不僅取則古人，亦且效法時賢，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，後先輝映，實深佩服！」

左宗棠見信大怒，從此便再無尺書隻字寄給曾國藩。

後來，曾國藩見左宗棠真的動了氣，便又集了「敬勝怠義勝和，知其雄守其雌」十二個字，請左宗棠為他寫幅篆字對聯，左宗棠欣然應命，兩人方又合作無間。

左宗棠是相當自負的，一日盛夏，他解衣臥涼，躺在竹榻子上，右手撫摩肚皮，當時有一名武弁隨侍，他望望那人，學蘇東坡對朝雲的「問：

「你曉得我這肚皮裏裝的是什麼？」

武弁先答：

「都是燕窩魚翅。」

左宗棠帶笑叱罵：

「可惡！這是什麼話！」

武弁忙道：

「那麼，就是鴨子火腿！」

於是左宗棠大笑而起，拍拍肚皮說：

「告訴你吧，這裏面裝的是絕大經綸呀！」

武弁不懂什麼叫做「經綸」，輪值過後，出去跟他的夥伴說：

「什麼金輪，能够吞到人肚皮裏？還說是個絕大的呢。一隻金戒子，就要噎死人哩！」

左宗棠當然是有「絕大經綸」的，咸豐六年，曾國藩便以左宗棠的「濟餉之功」，保舉他出任兵部郎中，然後不次擢升，同治八年便當了協辦大學士，陝甘總督左宗棠剿撫陝甘回亂的時候，某年，翰林院侍讀呂庭芷由甘肅到蘇州謁見曾

國藩。曾國藩和他談起所謂「曾左嫌隙」的經過，他說：

「我生平以誠自信，但是季高每每罪我為欺。就為這一點，我對於他心中不無耿耿！」

稍後，曾國藩又問起左宗棠在甘肅的一切佈置，並且囑咐呂庭正說：

「君第平心論之。」

因此呂庭正便詳為陳明，歷言左公處事之精詳，律身之艱苦，體國之公忠，然後他鼓勇大膽的說：

「學生見識不廣，不過以學生的愚見，左公的作為，祇怕是今日朝端無兩了。」

殊不知曾國藩與奮起來，一拍桌子，擊節讚賞的說：

「當然，今日西陲之任，倘使季高一且捨去，莫說我不能為之繼，即使起胡文忠（林翼）於九泉之下，恐怕也還是擔當不了。你說左公朝端無兩，依我看，他才是天下第一呢！」

## 士喪其元公胡改度

和上列這個故事恰正相反，而表現湘軍將領中普遍存在的「公而忘私」，「嚴切坦直」的精神，也屬於左宗棠的一則軼事。曾國藩麾下的大將，左宗棠最要好的朋友李元度，字次青，湖南平江人，他不長於軍事，文章却是寫得極好，但他也投筆從戎，在湘軍中前後歷時二十多年，後來當到貴州布政使。

李元度這個人性情和善，久歷戎行，二十餘年，從不妄殺一人，抓到太平軍俘虜，他必定親自審訊，而且往往十中縱其八九。浙江衢州之役，他吃了生平空前絕後的大敗仗，喪師六七千人，軍中有人撰了副對聯，嵌他的名字，把他挖苦得極慘。聯曰：

士不忘喪其元

公胡為改其度

橫額則為：道旁苦李。

衢州大敗，曾國藩具摺糾劾李元度，並且自請議處。而左宗棠則奏報朝廷，為李元度聲辯，認為他的戰敗不得為罪。李元度看了當然十分感激，可是他讀到後面一段，直驚得他目瞪口呆，駭汗如雨，原來，左宗棠對他這位知交又有如此這般的一段申文：

「惟李元度在湘不得意，復鑽營江西，得有優保，實為無恥！」

剛直絕俗，一絲不苟，在性情上面，左宗棠和彭玉麟，實有許多相似之處。

咸豐五年底，六年初，曾國藩受石達開大軍壓迫，被國南昌，生死決於一髮。當時正值曾左鬧得極不愉快的時期，左宗棠在駱秉章的幕中主持軍事，他獲悉曾國藩的處境，收到他的告急文書，立刻便與駱秉章商量，召來劉長佑，湊集了湘贛兩省的雜牌部隊，全軍於六月二十三日自長沙出發，披星戴月，飛速往援曾國藩。

在這支雜牌部隊中，有一名勇將田興恕，他是湖南鳳凰廳人，時任都司之職，率領一支虎威勇，駐紮在醴陵。田興恕奉命也開到江西作戰，他那支部隊乃從醴陵出發，直薄江西的萍鄉，因為醴陵距離江西比長沙近，所以他反而成了先鋒。

田興恕率部越過湘贛邊境的老關，踏上江西省境，他在二月初四動身，初六過黃花渡直趨青山鋪。當時他部下的虎威勇只有五百七百人，一到黃花渡便遇上了四五千太平軍，將田興恕部圍了好幾重，另以一支大隊挺出挑戰。

## 田興恕智勇雙全

虎威勇久經田興恕訓練，驍勇驍悍，極其服從，所以田興恕見太平軍將他圍了數重，又以尖兵來搗，便曉得自已走不脫了，他膽識素壯，却也不並不駭怕，下聲令，叫兵勇們緊緊的跟着他，千萬不可驚潰逃散，他便這座在山川繁複之處，和來趕的太平軍大捉其迷藏。不久，來到一處平

地，四面都有溪水環流。田興恕率領他的虎威勇，涉水而過，到了那塊平場之上，他忽生一計，下令兵勇排成四方陣，除朝外的站隊，自己則擺開一條棉被，往地上一躺，再將鴉片煙盤取出，乾脆好整以暇，吞雲吐霧，抽起他的鴉片煙來。然而，一霎眼功夫，太平軍大隊即已追到，這時，他放聲大叫：

「賊來了，莫怕，等老爺抽够了癮，保準殺他們個片甲不回！」

太平軍都聽到了他的叫喊，眼中又看見臥地吸煙的奇景，逗得他們一個個哈哈大笑，呼朋牽侶的隔著溪水，看這清軍的醜態。田興恕煙抽足了，睜一眼溪流四週的太平軍，見他們或坐或立，隊形散亂，彷彿在等待自己束手受擒。他趁太平軍懈怠，虎的一躍而起，揮刀猛衝，虎威勇也發聲喊，跟着他奮勇衝殺，太平軍大出意外，所向披靡，回過身去便逃，就這麼莫名其妙的反讓田興恕打了一場勝仗。

青山鋪一捷，使湖南南來的雜牌軍士氣大振，田興恕的故事傳遍軍中，益增雜牌軍的銳氣，他們收復萍鄉、萬載，還奪了太平軍「護天豫」胡以晃的大黃旗，然後，全軍會合，向樟鎮節節推進。

二月初十，曾國藩被迫演出空城計，派湘軍周鳳山部，直趨樟樹鎮，彭玉麟得訊，即以水師往援，水陸夾攻，算是奪回了樟樹，建立據點。曾國藩的這一着，實在是他摸準了石達開的心理，石達開目標不在曾國藩，他更認為南昌指日可下，他所希望的，是捕捉湘軍殘餘的主力，聚而殲之。於是曾國藩便以彭玉麟、周鳳山為犧牲，叫他們到樟樹集中，等候石達開前來圍攻，彭、周二將能够多挺一天，南昌便可以多保住一日。

## 哀哉曾侯遺犧牲打

果然，石達開見獵心喜，他決定澈底消滅樟



樹嶺上的湘軍水陸兩師，二月初十，他得訊便親率大軍，從吉安開回永泰，休息一夜，十一日，先遣會錦謙自臨江渡沙湖進抵贛江東岸，樟樹鎮上的清軍命運即已決定，他們業已陷入包圍。

十四日翼軍掠陣，周鳳山、彭玉麟合力抵抗，其實這是翼王親自出陣前的一次試探，十六日翼王順利無阻，他也渡江到了東岸，大軍分屯橫梁和香溪一帶。第二天他派藤牌兵出戰，大敗周鳳山，却不料斜刺裏殺來一彪鉤鐮槍兵，那是湘軍勇將畢金科所率領的援兵，藤牌隊敵不住鉤鐮槍，畢金科救下了周鳳山，趁勝利餘威，刺死藤牌隊五六百人，衝倒翼王建造的木壘五六座。石達開聞訊大怒，正待親自出馬，畢金科機警，早已率隊遠颺。

翌晨，石達開披掛出陣，天方破曉，四路大軍分向樟樹挺進，翼王利用鎮上的房屋和清軍作掩護，使贛江裏彭玉麟水師的銃砲全部失去作用，中軍先頭部隊推展到樟樹城下，先在柳林之中高聲喊殺。周鳳山昨日嘗到了甜頭，堅欲出戰，畢金科等則竭力勸他固守，聯絡水師砲火合力堵截。周鳳山不聽，全師而出，於是乎便驅羔羊以飽虎吻，清軍一見翼王的旗號，未經接仗便四散潰逃，正好分別落入翼王的四路大軍之手，翼王一馬當先，迎頭痛擊，沙場上刀槍齊施，血肉橫飛，石達開力斬知縣馬丘慶，訓導林長春、經歷李清華等，清軍營盤悉遭摧平，當場斬首一千餘級，贛江為之泣血。於是清軍陸師全潰，祇剩下畢金科力保周鳳山，血戰突圍而出，一路退到新豐，周鳳山放聲大哭，連連悲號：

「悔不用畢將軍之計！」

石達開圍剿樟樹清軍的同時，他派軍略余子安、檢點黃添用等，自吉安東進，十四日佔領樂安，遂即進薄南昌東路門戶的撫州。撫州守將是滿人遮克敦布，他率隊三千，還有不少大砲，當余子安等兵臨城下，他却關閉城門，盡棄輜重兵器而逃。於是余子安等便兵不血刃，由百姓開城

歡迎，得了撫州府城。

撫州失守，犧牲打業已「求仁得仁」，湘軍全師盡墨，曾國藩在南昌已無可用之兵，可逃之路，他眼見周鳳山、畢金科兩將死裏逃生，狼狽萬分，急及南昌已是一座空城，唯有坐候石達開入來，引頸受戮，而湖南來的雜牌軍，至今仍在西路鏖戰，遠水不救近火，彷彿一線希望全已斷絕。

### 洪秀全救曾國藩命

然而，便在這千鈞一髮的生死存亡關頭，突然有奇跡出現，曾國藩得了南昌之役的第三位救命恩人，此人非他，竟是遠在天京金陵的天王洪秀全。

原來，天京東面，清軍大將吉爾杭阿正在日夜圍攻鎮江，洪秀全派北王韋昌輝等數度馳援，結果是甫出天京，便被向榮江南大營派隊截回，鎮江一失，天京震動，洪秀全迫不得已，飛檄皖南、皖北，以及江西樟樹，調集各路大軍，緊急赴援，石達開和曾國藩的生死苦鬥，業已面臨最後關頭，石達開最多再打一仗，便可以置曾國藩於死地，然而偏在這時，天京催援，急如星火，石達開無可奈何，唯有放曾國藩一條生路，親率張遂謀、曾錦謙等大將，帶了三合會的弟兄三萬多人，取道皖南，直趨天京，從此又要開始揚威江南，一舉擊破江南大營的另一段豐功偉業了。

石達開的入轍行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雖然在最後五分鐘，未能達成攻克南昌，生擒曾國藩的任務，可是他的收穫，仍極重大，今舉其犖犖者，則有：

- 一、使清廷唯一的希望，曾國藩編練多年的湘軍，全部覆滅。
- 二、得了三合會的六七萬人馬，使其成為一支能征慣戰的勁旅，往後更是翼王嫡系部隊的一支主力。
- 三、攻陷江西省的八座府城，五十餘縣，拓

廣了太平天國最主要的一片疆域，偌大江西，除了曾國藩繼續困守南昌以外，清軍所能控制的地區，祇剩下了贛南的贛州、南安兩府，還有自廣信到饒州的一路，還可以勉強通達文報。

石達開留下林啟榮、黃玉崑、李能通、傅忠信、余子安、賴裕新、張三等和方面大將分別扼守各州府要衝，而以他的老丈人衛天侯黃玉崑總其成，設立總部於臨江郡。他嚴令他的部下在江西愛百姓，行仁政，使迭經戰亂的江西一省秩序迅速恢復，百業欣欣向榮。翼王在江西普受百姓愛戴，口碑之佳，遠在太平諸王之上。由此可見，他不但是一代名將，而且還是一位優良卓越而效率極高的政治家。當時正在江西一位西洋傳教士休謨牧師 (J. J. Holmes)，即曾對於石達開有其公正客觀的批評，載諸於五二七號的華北先驅報。休謨牧師說：

「根據我所聽到的說法，翼王是一個好人，他不嗜殺人，力求安民保民，深得軍人和民衆的信仰，他主張：『凡行善者斯為善人！』」

讀者諸君：看了中外雜誌如感滿

意，請即介紹給您的親友，貴親

友必將衷心感謝您。如不滿意，

請把理由告訴我們，我們必將盡

力改進。